

■ 陸萍 著

# 一個政法女記者的

# 手記

- 走出黑色的蜜月
- 生死界上的迷魂
- 死的舞蹈
- 爲了貞潔她選擇了惡魔
- 不願出獄的女囚
- 生命透支的悲哀



•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

# 一个政法女记者的手记

陆·萍 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2 号

一个政法女记者的手记

著者：陆 萍

绘画者：朱双海 责任编辑：陆 庭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精英印刷厂印刷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5

印数0001——5000

ISBN 7-5322-1534-2/J · 1442

定价：25.00元

陆 萍常年法律顾问：上海树声律师事务所 高树声

# 序 一

徐 迟

粗粗读了陆萍的新著《一个政法女记者的手记》，我就觉得我大约是无法写好这个序文的，虽然这位女记者的行当（诗与报告文学）和我这几十年的行当是一样的。但我与她在取材中的距离很大。尤其是我对她写的法制文学的题材，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我也曾经和武汉市的一位检察长表示过：“你们那边的好题材肯定是很的多的，什么时候你觉得有值得一写的，而又能公之于世的材料时，请给我打一个招呼吧。”但我知道这种材料很不好写。我写不了的。后来他们也没有找我去写。

陆萍的这一本书，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她写的法制题材的作品。我的总体感觉是，这位年轻的女记者对情与法之间的度的把握，是很有分寸，而且是恰到好处的。

这本书，洋洋三十几万字的内容，展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罪与罚的世界。读着这一个世界的现实不仅使我激动，而且简直让人感到异常惊骇。在作者的丰满、细腻的纪实笔触间，有一些社会暗角里发生的一幕幕“片断”，简直使人无法想象，无法忍受。如《走出黑色蜜月》一文中所写案情，我读到一半就读不下去了，真不相信人世间曾有

过这样蛮缠无理的恶棍，最后当然是他自食其果。但由此命案而引发的罪恶及派生出来的一系列悲剧，又深深波及到社会更多的层面。十多年之前的陆萍，以其职业的敏感，自案发开始就一直紧追不舍，跟踪采访至10年多以后的今天，其中的生生死死、恩恩怨怨，尽管发生在当代社会，但也突出深刻地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剧性的一面，极有深度，读来令人心灵震颤。

在《面对堕入风尘的妻子》这一篇中，记者并没有叙述这一女子是怎样堕落成娼妓的，而是“实录”了这个案发的消息给她丈夫心灵上受到的创痛与打击，而为了男人的“面子”，他又默默吞下了这一切，对四周所有人包括亲人一概都守口如瓶。后来因心理压力过大，以至某天在高空作业时不幸坠落受伤。当医院抢救，要动手术，需要签字时，单位领导正想法寻找他妻子，就在这紧要关头，受伤的丈夫在昏迷中听说到，并突然醒了过来，他想起了曾采访过他的女记者或许可以帮他解围，终于经过记者一度周旋，这个不贞之妻被准假三天，回到了丈夫的身边。……

这篇报告文学写到这里便结束了。作为读者的我，很想知道“后面的戏”是怎么个唱法。但我转念一想，这种尴尬境地中的具体细节也是因人而异，千人百态，我掩卷寻思，觉得它很像是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这个写法给读者留下了很宽广的回旋余地。聪明的女记者仅截取了容量最丰富的一段过程，从她独特的视角来记下实事，从而折射出理性的思考，让人不尽地回味着这种纪实手法中

的智慧才干。

陆萍的报告文学中有着可读性很强的显著特点。如在《生命透支的悲哀》及《与死亡对遇》这两文中，两个痴情女子都利用手中掌握的小小职权，贪污了国家巨款而沦为死囚。这两个女人都很年轻，为各自的魔鬼情人而疯狂地弄钱，心甘情愿地供魔鬼情人挥霍与玩弄，直至东窗事发，逮捕归案。

两个案子的情节差不多相同，判刑以后的反应也差不多相同，都想要活。只不过一个的心神成了“迷迷糊糊的一片儿”，另一个却还有“一点寻思的眼光”，思维还是清晰的。尽管第一次听到“死刑”时，她说：“顿时魂飞魄散，好像是迷迷糊糊地在心的表面上接受了世间最难以接受的事实。”当记者问：“心的表面”是什么意思？她顿了一顿，马上说：“这是我真实的对判我死刑时的感觉，就像人麻木了，当时没有来得及悲……”然而就只这一点点的不同：一个弃了生路，一个上了黄泉。

女记者说她的手记本有几十本，也许一两百本，不知究有多少本？但显然她是在敬业的神圣激情中投注了她的全部身心的，以一个记者的敏锐，一个作家的责任，一个诗人的爱心，并以一个女人对生命的特有的感悟，从事着她热爱的事业。文中大段大段地，絮语一般地，详尽的对话：场景、气氛让人身临其境。这样我们似乎也能领会到一些囚犯内心深处之第一手的真实声音，以及许多局外人都不可能知道的情况，这或许是陆萍的纪实作品的另一种价值的所在。

作为一个读者，我从这本报告文学中初次领会到一点法治的精神。我觉得这比我读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还更加切实一点。当然陀斯妥也夫斯基是大手笔，而我们的女记者目前只仅仅在“纪实”。但她的这种工作的方式显然会让她日渐丰厚与扎实。除此之外，陆萍已有许多本美好的诗创作的集子问世，而且那些诗有从戴望舒那儿延续下来的韵味。这与她日后的写作，或许不无补益的。

陆萍这本《手记》中，篇篇都能扣人心弦，因为生和死，爱和恨，是她永远在采写、在思索的主题。我们会在不知不觉中跟着记者走到故事深处及故事中人物的灵魂深处，我们的心跟着沉重不安，跟着幽然作痛。然后读完了一篇篇，或安下心来，或释然于怀，或欣然含笑，也可能还含着喜悦的，或悲恸的泪水。在这里无需多说，读者自己读去。

但请注意一点，这集子里有陆萍开拓出来的新的视野。她曾对我说过的：她是尽可能将犯罪细节，作案过程，淡化再淡化，简缩再简缩，处理成心灵活动的背景。她倾注心血，加意刻划，力求揭示的，是在失却了自由后的犯人，在生命极地的境界里，在心灵活动的背景上，如何凸现地显示人情、人道、人性的。

做到这个，我说，是极不容易的。现在我们从她跟踪采访所跨越的漫长年度，与她所选择的采访对象的透明度上，可以看到，她做到了。在她写作时，通过心灵中的自我角色的更换，不断寻求人所共有的真正性情，以鞭挞罪

恶，宏扬正义。这显示了她的个性的作品，拥有了强盛的感染力和生命力。

这或许就是报告文学作家兼诗人的陆萍所企求的另一种永恒吧。在她的诗创作中，永恒只存在于一瞬间。她的诗，也和这些报告文学一样的值得注意。两者原是相通的。分开了各自独立，合起就是叙事诗、史诗。

## 序 二

### 陆萍感动了我们，感动着社会

余秋雨·金仲伟

金仲伟：近年来，陆萍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一些报刊上，以女记者手记的文学形式，发表了一批情透纸背、沁人肺腑的好作品。她十几年如一日奔走采访于大墙内外，看到、听到、感受着一个特殊群体向她敞开的七情六欲。如今厚积薄发，作为一名政法记者，她达到了一个写作高峰。

余秋雨：是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更重要的是陆萍所长久保持的一种态度。陆萍不像其他人那样，只是给某个具体犯人投注一点同情，或对某次量刑提出点异议；她是坚定地维护法律的尊严的，以此为前提，她又对犯人倾注一种悲天悯人的关注。这种关注，在缺少人性的群体间投射出一种人性美，实在难能可贵。

金仲伟：我是陆萍的同行，又做过她的作品的编辑，深为陆萍写作“手记”时，“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

境界所感动。为此她心力交瘁。往往写完一篇“记者手记”，她对我说她像生了一场大病。

余秋雨：陆萍经常与“火炕”中的人一同悲喜，难免会被火灼伤的。但她并不因此而躲避，这是一种勇敢，也是一种奉献。

金仲伟：读者常常被陆萍的“手记”引领至悲情之中，许多读者还甘愿屡读屡悲。《法苑》杂志上陆萍的专栏难得停一期，便有读者来电问缘由。余教授，您觉得普通读者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需要呢？

余秋雨：监狱是人性的边缘地带，而边缘地带的感觉神经总是最敏感的。为此，许多科学家喜欢做“边缘试验”，而一般人也愿意探询天涯海角、黄昏黎明等等的边缘性风景。读者喜欢读监狱里的悲剧性故事，也与此有关。可能有些读者只是猎奇，但肯定有不少读者是出于一种关注善良、美丑、悲喜、人性兽性、崇高无耻等人生基本谷线的热忱。在纷纷攘攘的现实生活中能不时地萌发出这种关注热情，是可贵的。社会公德有可能在这种关注中渐渐普及。

金仲伟：在编辑、发表陆萍的作品日子里，我还发觉，陆萍自身已是读者心目中一个特殊的角色。在一些读者来信中可看出，他们没有把陆萍仅仅看作是一名记者。有时陆萍成了社会道义的代表，抚慰人的心理医师，我们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现

象呢？

余秋雨：这种现象说明，陆萍给记者这一种社会职业扩充了一种人格内涵。她当然不会放弃法律的严正立场，但她又不仅仅枯燥地宣讲法律。她在政法记者的身份之中又注入了一个普通现代人，一个中年女性，一个妻子、女儿、母亲的寻常视角和民间情怀，这样，法律与人情找到了一个绿草茵茵的中介地带，法律变得那样容易面对，而人情也上升到社会道义的水平。我觉得，我们的社会还需要更多陆萍这样的把个人人格和社会道义融成一体而被广大人民接受的心理医师，不管是不是政法记者。

金仲伟：在陆萍的作品里，我们多次读到陆萍与囚犯甚至与死期将至的死囚“聊天”，死囚愿意向她敞开其灵魂终点站的内容。她的身份又似接受忏悔的牧师。令人感慨系之，您如何评价陆萍出现在这种场面的意义呢？

余秋雨：这实在是一种需要。死囚要受到法律的惩处，但他们毕竟也还是人，他们有理由要求人格和智力比他们更高的人在死之前给他们的灵魂获得某种缓释，给他们精神带来一点平静。在生理上讲，我们对医院里那些明知活不了几天的病人还要尽力抢救，那么，在精神上讲，我们也不妨对不久于人世的囚犯作点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是一种精神的人道主义。社会上一切人格

和智力较高的人都应该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精神启迪的使命。启迪对象当然包括囚犯。在这方面,陆萍所做的一切让我感动。

# 目 录

|          |         |
|----------|---------|
| 序一 ..... | 徐 迟     |
| 序二 ..... | 余秋雨 金仲伟 |

|                      |     |
|----------------------|-----|
| 1. 生命透支的悲哀 .....     | 1   |
| 2. 不愿出狱的女囚 .....     | 37  |
| 3. 为了贞洁,她选择了恶魔 ..... | 58  |
| 4. 一封无法投递的信 .....    | 75  |
| 5. 与死亡对遇 .....       | 86  |
| 6. 谁是她生父 .....       | 123 |
| 7. 罪与恶的克星 .....      | 155 |
| 8. 黄泉来客 .....        | 173 |
| 9. 缝补爱情 .....        | 188 |
| 10. 神圣的阳光 .....      | 208 |
| 11. 面对堕入风尘的妻子 .....  | 238 |
| 12. 隐秘的罪恶 .....      | 246 |

|                      |     |
|----------------------|-----|
| 13. 死的舞蹈 .....       | 262 |
| 14. 他从地狱中出来 .....    | 274 |
| 15. 生死界上的迷魂 .....    | 296 |
| 16. 三角婚姻档案 .....     | 310 |
| 17. 寻找心灵的密码 .....    | 325 |
| 18. 非凡的回归 .....      | 342 |
| 19. 一个少年犯和他的母亲 ..... | 356 |
| 20. 无期女囚的自白 .....    | 367 |
| 21. 生活本不该是这样 .....   | 377 |
| 22. 二十四朵康乃馨 .....    | 410 |
| 23. 走出黑色蜜月 .....     | 421 |

## 生命透支的悲哀

我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10个月了。尽管当初我采访前的目的是写文章，但是这次采访给我灵魂上的震撼却非同寻常，我无法平静自己更无法动笔。

记得采访后的第二天晚上，我在电视新闻的镜头上看见她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的一瞬，我死死地闭住了眼睛。

美国的安·比尔斯在他的《魔鬼辞典》中对死亡作过如下的定义：“做完了呼吸的苦役，摆脱了世间的干系，疯狂地奔跑到终点，发现那金光闪闪的目的地，不过是一个洞穴而已！”

临刑前的她，毕竟不是安·比尔斯笔下创作出来的魔鬼。当最终裁定终于在眼前展现时，她说的唯一的一句话便是：“叫我妈妈去借钱来救救我！救救我……”至于她妈妈能否借到这17万元钱以及即使有钱又能否“救”她，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感受到的是人的一种强烈的求生欲望，以及作为一个人的灵魂深处的对于死亡阴影折射而来的恐怖与惧怕。写至这里我眼前呈现出她那双黑沉沉的蕴含绝望的眼睛，还有那蠕动的嘴唇和颤抖的冰凉的细长手指。

那本再也不曾打开过的采访本，这一刻已被我从书柜深处抽出来，打开在我的写字台上。

她可以如此愚蠢地痴情于魔鬼情人，却不可以不对自己的行为——透支着自己的生命；她为她得到的这不能称其为爱的爱，使她赔上了真正意义上的血本。

## (一)

早上醒来一看钟，已是9点35分。或许她——已经“拉出去了”。肯定拉出去了！我的心莫名其妙地狂跳起来，眼睛死死地盯着那架静卧在书桌上的电话机。

拉出去——是“那个地方”的习惯用语。我第一次听到时就有点心惊肉跳。警服、铁栅、死囚所生就的氛围，就使这三个非同寻常的字有了非常可怕而确凿的含意。

我来来回回地从客厅走到阳台，又从卧室走到书房。忽然我抓起电话听筒，就拨号码，刚拨到第五个数码，我却又猛地搁下听筒用双手按着话机……我问我今天怎么啦？我发现自己有点反常。目睹一个生命的同类在世间消失，一种从未有过的心理体验，执拗地在胸中窜腾，我奈何不得，又摆脱不得，过了几分钟，我还是拨通了那7个号码……

“噢，你是陆记者，”没容我多说，对方的女警官就听出了我的声音，她略略停了几秒钟后又说了一句话：“已经拉出去了。”我的心还是“咯登”往下一沉。但我说，就这么一回事了，那头也说，就这么一回事了。

我不知对方是谁，而她却知道我想问什么。昨天采访时，监所的女警官们都认识我都接待过我，而我生来眼钝心迟，记不住人家的名字认不全容貌，好在人家常常宽容我。

愣在电话机边，我久久无语。想起有个叫韩述之的人在一篇对死刑存废问题的思考的文章中所阐述的主题：杀其必杀，才能少杀。